

猗覺寮雜記



御製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

有序

校輯永樂大典內之散簡零編並蒐訪天下遺籍不
下萬餘種彙爲四庫全書擇人所罕覯有裨世道人
心及足資考鏡者剞劂流傳嘉惠來學第種類多則
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簡以活字法爲請旣不濫
費棗梨又不久淹歲月用力省而程功速至簡且捷
考昔沈括筆談記宋慶歷中有畢昇爲活版以膠泥
燒成而陸深金臺紀聞則云毘陵人初用鉛字視版
印尤巧便斯皆活版之權輿顧埏泥體麤鉛質軟

俱不及鑊木之工緻茲刻單字計二十五萬餘雖數百十種之書悉可取給而校讐之精今更有勝於古所云者第活字版之名不雅馴因以聚珍名之而系以詩

稽古搜四庫於今突五車開鑄思壽世積版或充闕張

帖唐院集周文梁代餘同為製活字用以印全書精越

鷓冠體昨歲江南所進之書有鷓冠子即活字版第字體不工且多訛謬耳富過鄴架儲

機圓省雕氏功倍謝鈔胥聯腋事堪例埏泥法似疎毀

銅昔悔彼康熙年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為活版排印歲工貯之武英殿歷年既久銅字或

被竊缺少司事者懼干咎適值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遂請毀銅字供鑄從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為非計且使銅字尚存則今之印書不更事半功倍乎深為惜之刊木此慙予既復羨梨棗

還教慎魯魚成編示來學嘉惠志符初

乾隆甲午仲夏

從夢是正步風雲玉虎
從夢是正步風雲玉虎

倚覺寮雜記原序

記上下兩卷凡四百四十四則故其微舍人桐鄉朱先生所撰也先生嗜學如渴之須飲飢之須食所謂以圖史文章為園囿鼓吹者蓋無時不論著在曲江五閨久閉關謝客正流落謫徙力不能多載書人家又非一瓿可借素手無挾棲遲僧房獨偃偃窮經攷古乞副疵病校量草木蟲魚上揮騷雅旁弋史傳證引竺乾龍漢諸章下及瑣錄稗說左撥右劇悉為吾用識測意見超越衆甫每轉語就學者爭先快覩方惕若避謗不肯輕



爲人言佳諸郎過庭時得剽聽緒論彙次成編邁與文
惠文安兩兄時省覲真陽歲必過韶踵門內謁先生視
如通家子弟引而館之賜之詩有曰彭蠡春生萬頃湖
光明相映棗華村鴻雛鷺鷥俱爲鳳乳酪醜醜總是酥
忽忽五十年仲子軼通守續刊此書使爲之序泰山毫
芒昔者竊聞之矣文惠丐發明隸釋于先生先生答之
云某嘗作一書如詩話之類辨證古今數百事目之猗
覺寮記他日求_文字冠篇首使信于人且託以傳永久
嗚呼孰知不及爲而顧以見屬也悲夫慶元三年四月

九日煥章閣學士宣奉大夫魏郡公番陽洪邁序

新覺寮雜記卷上

宋

朱

翌

撰

杜牧之云南軍不袒左邊袂四皓安劉是滅劉其意以爲四老輔立太子爲非何不思之甚也惠帝嫡且長爲太子無過卽位之後能守高祖規模亦可謂賢矣安能料其身後漢有呂氏之禍也哉使惠帝不可立張良決不肯從呂后之請又豈肯起四老人哉南軍不袒左袂意謂周勃入北軍時設有不袒者奈何此兒童之見也勃所忌者不得入北軍耳旣入則無事矣勃之設問必

已得北軍之情萬一不左袒必有後段豈若世之庸人無思慮者牧之可毋慮也又元微之四皓云秦皇轉無道諫者鼎鑊親茅焦脫衣諫先生無一言趙高殺二世先生如不聞劉項取天下先生臥白雲海內八年戰先生全一身如何一朝起屈作儲貳賓安存孝惠帝摧顏戚夫人捨大以誅細蛇盤而蠖伸惠帝竟不嗣呂氏禍有因與牧之意同微之責人太深過于牧之惠帝為太子無過豈可勸立戚夫人之子如意哉樂天答云先生道甚明夫子猶或非微之豈不慙耶晉桓元作四皓論

示殷仲堪亦微之意仲堪闕之其言極有理

杜云自在嬌鶯恰恰啼說詩以為恰恰鶯聲也廣韻云恰恰用心啼耳非其聲也

陳無已平生尊黃魯直末年乃云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人或疑之不知曾子固出歐公之門后山受業南豐此詩乃潁州教授時觀六一堂圖書作為南豐先生燒香宜哉

沈存中筆談云王維畫入神不拘四時如雪中芭蕉故惠洪云雪裏芭蕉失寒暑皆以芭蕉非雪中物嶺外如

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開花知前輩雖畫之亦不苟洪作詩時未到嶺外存中亦未知也

子美槐葉冷淘云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事見大官令夏供槐葉冷淘出唐六典

世謂燕子秋分卽去之海上海上有燕子國如小說所謂烏衣國者是大不然往往入于深岩穴枯木中向寒不復出泥塗其身毛羽皆脫至夏暖卽生羽飛去晉郗鑒爲兖州刺史掘野鼠蟄燕食之終無叛者此可見矣元微之云有鳥有鳥名燕子口中未省無泥滓春風吹

之廊廡間秋社吹將嵌孔真亦其據也

退之憶昨行時馬拒地驅頰墮人謂立地爲拒地立地者不容少休之意

承貞行皆順宗時任文事其言元臣故老不敢誥書臥涕泣何洗瀾謂高郢鄭珣瑜杜佑輩郎官清要爲世稱荒郡迫野嗟可矜謂柳子厚謫永州

退之云長安富豪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糟雖然一餉樂有如聚飛蚊構巖經云一切衆生如一器中聚百蚊蚋啾啾飛鳴于方寸中鼓發狂鬧退之

雖闢佛然亦觀其書

唐新史以退之自監察御史極論官市德宗怒貶陽山令皇甫湜爲退之神道碑云貞元十九年關中旱饑人死相枕精吏刻取息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免田租之弊專政者惡之斥陽山令退之赴江陵途中詩云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云云傳聞閭里聞赤子棄渠溝持男易斗粟掉頭莫肯酬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云云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後闕門爲忠寧自謀又云僂俛不回顧行行詣連州則因論

早貶山陽無疑不知史何據而云論宮市

黃魯直與高子勉云尊前八米句隄下十年書徐師州與潘邠老云字直千金師智永句稱八米繼盧郎齊文宣崩文士各作挽詩十首擇其善者用之每人不過一二首惟盧思道獨得八首時人稱爲八米盧郎米字蓋采字之誤也十首中采擇八首耳若作米無義理詩人不之攷相襲以爲八米蓋言精鑿失之甚矣元微之酬樂天云八米詩成未伏盧可証采字爲是

琴曲有賀若最古淡東坡云琴裏若能知賀若詩中定

合愛陶潛以賀若比潛必高人或謂賀若弼也攷弼之
爲人殊不類潛亦無狀小人背烏丸軌之議而軌見誅
爭韓擒虎之功至挺刃而出不平楊素爲相而有惟堪
啗飯之誚至于富極貴盛家積珍玩不可計婢妾羅綺
數百卒以私議大帳爲煬帝所誅余攷之蓋賀若夷也
夷善鼓琴王涯居別墅常使鼓琴娛賓見涯傳文瑩湘
山錄載太宗愛宮調中十小調子乃賀若弼所撰其聲
音及用指之法古今無以加世亡其名琴家祇命曰賀
若文瑩不深攷遂以爲弼而世因是遂傳以爲弼也東

坡序武道士彈琴云賀若宣宗時待詔不知何所據據
序則是姓賀名若

依稀似曲還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高駢風箏詩也上
句云夜靜絃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駢守蜀因築
羅城朝廷疑之知有移命故託風箏以見意後移渚宮
出贊言

云鳳凰從東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
飢張文潛石竹云眞竹不結實爾獨艷陽春竹花皆實
豈有時不實如稊稗耶子美以鳳不得食爲可憐耳

苻堅享羣臣賦詩姜平子有丁字直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不直之物未足獻遂擢上第唐張洪靖節度盧龍參佐常雍輩詬責將士曰天下無事爾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後遂殺雍丁字一也或以擢第或以殺身

東坡孔毅夫集句云路傍拾得半段槍何必開鑪鑄矛戟用之如何在我爾入手當令君喪魄哥舒翰以半段槍破吐蕃見本傳

唐人詩多自用名及呼人名與第行皆情實也杜云甫昔少年日白也詩無敵退之云愈昔從事大梁下籍也隴頭瀧之類今皆不然不特不自呼其名若人呼名則必取大怨怒世道淺促至誠之事掃地矣

退之云我有雙酒盞其銀得朱提漢地里志注朱提出銀師古云提音匙漢食貨志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之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一千是爲銀貨師古注朱音殊提音上支反蜀李巖傳巖子豐爲朱提太守注云蘇林漢書音義云朱音銖提音如蜀人謂七曰提從師古音則提字可入支字韻押

有問唐酒價者對以三百引杜詩速來相就飲一斗恰
有三百青銅錢唐酒價見于唐會要貞元二年京城權
酒斗百五十比子美時已減其半漢昭時賣酒升四錢
又何賤也豈古之升斗小耶

古今人以詩名出者用字未嘗無所出杜詩嫩蕊商量
細細開商量字出兌卦商兌注子美自云讀書破萬卷
信矣

唐雷氏琴至今有存者皆至寶也見于文字者惟元微
之小胡笳引注云桂府王推官出蜀匠雷氏金徽琴請
姜宣彈方知雷蓋蜀人也

李杜詩當時名公皆心服退之云勃興得李杜萬類困
凌暴又云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又云昔
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又云李杜文章
在光燄萬丈長又云遠追甫白感至誠杜牧之云李杜
泛浩浩又云天外鳳凰誰得髓無人解合續絃膠韋蘇
州亦多稱頌元微之則云杜甫天才頗絕倫每尋詩卷
似情親憐渠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又與樂天
書云得杜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

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乃不及太白何也

荔子漢和帝時取之南海唐天寶中取之涪元和中取之荆南見元微之論海味表太平御覽妃子生于蜀好荔子南海所生勝蜀每歲飛馳以進則涪不進久矣文粹鮑防雜感詩云五月荔支初破顏朝離象郡夕函關雁飛不到桂陽嶺馬度皆從林邑山則唐又取于廣西矣

張曲江爲李林甫所忌甚危曲江作歸燕詩贈之云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意稍解陳文惠用呂申公薦入相文惠作新燕詞歌以侑酒云爲誰歸去爲誰來主人恩重珠簾捲燕子一也或以解怨或以感恩

舞馬旣登牀人皆謂馬舞牀上樂府雜錄云有馬舞者櫛馬人著綵衣執鞭于牀上舞躩蹄皆應節是登牀而舞乃馭者而馬應節于下也唐子西作舞馬行云天寶舞馬四百蹄綵牀襯步不點泥誤矣按魏志陳思王上文帝表曰臣于武皇世得大宛紫騮馬一匹教令習拜今已能拜又能行與鼓節相應是知馬可教以舞不獨

唐也

燕作巢避戊己日又惡艾雀欲奪其巢則銜艾在其中
燕即去見白樂天集顧況燕子巢詩序云不以甲乙銜
泥其詩云燕燕于巢綴緝維戊與樂天所言不同

退之此日足可惜贈張籍云聞子高第日正從相公喪
夜聞汴州亂繞壁行傍徨我時留妻子倉卒不及將退
之從嶺晉辟汴州掌書記晉死退之送喪至洛晉死八
日而汴州亂殺留後陸長源判官楊凝等退之幸而去
賢者必陰有所護持也

退之寄周循州云陸孟丘楊久作塵同時存者更誰人
金丹別後知傳得乞取刀圭救病身四人皆董晉幕中
同官陸長源孟叔度丘穎楊凝退之戒人服丹其言甚
切乃乞丹于循州樂天云退之服硫黃信矣

人生如寄見高僧傳又南齊劉善明云人生如寄來會
幾何樂天感時云人生詎幾何在世猶如寄秋山云人
生無幾何如寄天地間東坡云人生如寄耳嶺海亦閒
遊多用此事云

太白云恨不掛長繩于青天繫西飛之白日李長吉云

長繩繫日樂當年樂天云旣無長繩繫白日二公用太白意也

梅用南枝事共知青瑣紅梅詩云南枝向暖北枝寒李嶠云大庾天寒少南枝獨早芳張方注云大庾嶺上梅南枝落北枝開南唐馮延巳詞云北枝梅蕊犯霜開則南北枝事其來遠矣

疾風知勁草後漢王霸傳光武曰潁川從我者皆逝子獨留疾風知勁草一也南史庾登之子仲遠爲宋明帝府佐廢帝景和中明帝疑防賓客故人無到門者惟仲

遠朝謁不替明帝卽位曰卿可謂疾風知勁草二也唐蕭瑀傳太宗曰太上皇有廢立議願朕挾不賞之功干昆弟不見容瑀于此時不可以利怵死懼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三也裴諝傳代宗幸陝諝挾南曹印赴行在帝曰疾風知勁草果可信四也李絳傳絳論古今以宦官統師等事憲宗怒絳謝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五也近州郡秋試進士有出疾風知勁草詩者止本蕭瑀傳不知有五事戲表出之

蛟龍得雲雨有二劉元海傳云晉武用李熹之說以元海平涼州孔恂曰元海若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吳周瑜傳劉備借荆州瑜請築館于吳多其美女珍玩以娛其心志云云今不知出此猥以土地資之臣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東坡鑿空閣云懸空如水鏡瀉此山河影妄稱桂兔墓俗說皆可屏西陽雜俎云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東坡用此桂兔墓其來久矣五經通義月中有兔與

蟾蜍月陰也蟾蟾陽也與兔並明陰繫于陽也春秋演孔圖曰蟾蜍月精也虞喜安天論曰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仙人之足已成形桂樹後生東坡故云俗說

退之南山詩每句用或字或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鬪而下五十句皆用或字詩北山之什自或燕燕居息而下用或字十有二此其例也

杜詩睥睨登哀柝又連連睥睨侵或從土為埤埤城上短牆也華嚴經第十卷注音釋埤音普未反埤音宜啓

反廣韻音婢詣埤埤女牆也見博雅宣十二年守陴者
皆哭注城上僻倪

抱朴子云韓子子治常以地黃甘草哺五十歲老馬生
三駒百三十歲乃死東坡地黃詩云地黃飼老馬可使
光鑑人吾聞樂天語喻馬施之身非樂天語也樂天用
抱朴子事耳吳淑馬賦亦引抱朴之言雜俎亦云方言
以甘草地黃噉五十歲馬生三駒

嶺外以枇杷爲盧橘子故東坡云盧橘楊梅次第新又
南村諸楊北村盧白花青葉冬不枯唐子西亦云盧橘

枇杷一物也按上林賦盧橘夏熟李善引應劭云伊尹
書曰箕山之東有盧橘夏熟晉灼曰盧黑也上林賦又
別出枇杷恐非一物枇杷熟則黃不應云盧初學記張
勃吳錄曰建安有橘冬月于樹上覆裘之明年春夏色
變青黑味絕美繼云上林賦盧橘夏熟又太平御覽載
魏王花木志蜀土有給客橙似橘而小若柚而香冬夏
花實相繼亦云盧橘又載郭璞注上林賦盧橘夏熟蜀
中有給客橙卽此橘也攷二事則非枇杷甚明東坡子
西但見嶺外所呼故云耳惠洪冷齋夜話亦辨之但宋

詳

浙江之濤自古以為子胥餘怒蓋俗說也雖退之作詩未免用俗送惠師云回臨浙江潮屹起高峩岷壯士死不息千年如隔辰

退之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不能文而能書者多矣未有不識字而能書者

洪駒父詩話天棘事了不可解問魯直魯直亦不解問王仲至仲至云非烟非霧自是一種物出異書然夢靑絲何謂也疑夢乃蔓字傳寫誤耳余按本草天門冬亦

名顛棘春生藤蔓如絲杉而細正與詩合天門冬一名顛棘故有天棘之稱蔓藤細于絲杉故有蔓青絲之語子美以對江蓮搖白羽決是當時所見顧肯以非烟非霧為對耶改蔓為夢尤穿鑿

元都壇云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穿鑿者云王母禽也尾如旗昔游詩云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鶴又將以王喬為禽乎王母王喬皆仙人也其言仙人降于壇耳何必以禽對禽然後為屬對精切

古無長短句但歌詩耳今毛詩是也唐此風猶在明皇

時李太白進木芍藥清平調亦是七言四句詩臨幸蜀
登樓聽歌李嶠詞山川滿目淚沾衣亦止是一絕句詩
今不復有歌詩者。聲日盛間巷猥褻之談肆言于內
集公燕之上士大夫不以爲非可怪也

淇澳衛詩也綠竹猗猗注云綠王芻竹蕭竹也疏云郭
璞曰似小藜赤節好生道傍可食寇恂傳云伐淇園之
竹爲矢百萬此則綠竹之可爲矢者綠言其色耳何至
以綠爲王芻竹爲蕭竹乎以綠竹之盛比衛武之美有
何不可乃取道傍小藜乎竹竿亦衛詩也籊籊竹竿以
釣于淇淇卽淇澳也取淇竹爲釣竿與伐以爲矢者皆
今之竹也注疏陋矣

杜詩云黃鳥時兼白鳥飛黃鳥鶯也白鳥鷺也振鷺注
云鷺乃白鳥也蚊亦名白鳥月令仲秋之月羣鳥養羞
注白鳥謂蚊蚋又金樓子齊桓寢謂仲父曰一物失所
寡人悒悒白鳥營營飢而未食遂開翠紗之幬准之東
坡云不怕飛蚊如立豹又隨白鳥過長虹詩話引前證
白鳥爲蚊謂吳江多蚊耳不知正爲鷺也上句云飛蚊
如立豹矣何用更說蚊也

近世譏藏書不讀者多引退之送諸葛覺詩云鄴侯家
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排牙籤新若手未觸以言手未
嘗把書故如此新耳是未嘗攷其全篇也其下云爲人
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羣聖文磊落載其腹則是未
嘗不讀書也鄴侯李繁也史云陽城論裴延齡使繁書
已封盡能誦憶乃錄以示延齡延齡白帝城以疏示于
朝摘其條目自訴城奏入帝怒不省以此觀之爲人強
記覽不誣也新若手未觸恐是言愛護之至塵埃不及
或是一讀卽記不暇再閱故書皆如新送諸葛往從讀

書且謂學問得所欲決非有書不讀者近世不攷求本
末小兒輩雷同以手未觸之句譏人故爲辨之退之又
爲繁作處州孔子廟碑云鄴侯尚文其于古記無不貫
達益知非不讀書者史書爲隨州刺史不書爲處州觀
碑所稱道與史所記其人甚不相類當以退之之言爲
正

易豫之九四朋盍簪王弼云盍合也簪疾也謂朋來之
速子美云盍簪喧樾馬列炬散林鴉以簪爲冠簪之簪
按古冠有笄不謂之簪簪後人所名以弼言爲是

房融在韋后時用事謫南海過韶之廣果寺今之靈鷲
也有詩云零落嗟殘命蕭條託勝因方燒三界火遽洗
六情塵隔嶺天花發凌空月殿新誰憐鄉國思終此學
分身融之文章見楞嚴經詩止此一篇李嶠沈宋之流
方爲律詩謂之近體此詩近體之祖也

鄭谷海棠詩云濃艷正宜新着雨嬌嬈全在欲開時百
花惟海棠未開時最可觀雨中尤佳東坡云雨中有淚
益悽愴亦此意也五代詩格卑弱體物命意亦有工夫
卒章云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心爲發揚王介甫梅

花云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用此也穿鑿
者乃云子美之母小名海棠故子美不作海棠詩不知
出何典記世間花卉多矣偶不及之耳若撰一說以文
之則不勝其說矣如牡丹芍藥酴醿之類子美亦未嘗
有詩何獨于海棠便爲有所避耶退之于李花賦之甚
工又將爲何說耶

杜云若耶溪雲門寺吾獨胡爲在泥滓南史何允傳居
若耶溪雲門寺杜全用此六字又前漢食貨志天用莫
如龍地用莫如馬子美遺興詩取兩句爲兩篇首句

誰知多羅樹却倚蓮花臺華嚴經十四卷音釋云多羅花形如椶櫚葉長稠密久雨無漏此翻為高聳

送王砮

砮音理 屬反

使南海云番禺親賢領籌運神功操大

夫山盧宋寶貝沐脂膏盧宋盧煥宋璟也二公以清德名舊唐書云開元以來四十餘年廣府節度清白有四二公預焉寶貝沐脂膏以言不貪而寶貨多也

退之陸渾火云女丁婦壬傳世昏左氏水火之妃妃音配以丁之女為壬之婦也

劉夢得云盛時一失難再得桃笙葵扇安可常東坡云

揚雄方言以簞為笙則知桃笙者桃竹簞也南史顧憲之傳疾疫死者裹以笙席益知笙即簞也左太冲吳都賦云桃笙象簞韜于筒中李善注云桃枝簞也東坡不喜文選故不用吳都賦嶺外有桃竹堅韌可作拄杖善謂是桃枝則恐桃枝不能為簞當從坡為桃竹

東坡雪詩云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變盡滄浪髭蓋用皮日休元魯山詩云世無用賢人青山生白髭意也

黃魯直云百年中半夜分去一歲無多春甦來全用樂天寄元九一聯云百年夜分半一歲春無多亦演為七

言

宋景文落花云將飛更作回風舞李義山云落時猶自舞宋用此

退之感春云前隨杜尹拜表迴者杜尹兼也兼尹河南退之爲都官員外郎祠濟瀆題名退之所書兼列銜其前

顧況作哀閩云

音

生南方閩吏得之乃絕其陽爲

爲獲方言楚人謂男爲臧女爲獲既云絕其陽則可以爲臧耳又云爲獲是陰陽不分男女不辨也

退之杏花云鷓鴣鉤轉猿叫歇本草鷓鴣鳴云鉤轉格

磔李羣玉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轉格磔聲林逋

云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轉常時人感誦之以今所聞

之聲不與四字合若云行不得也哥哥不知本草何故

爲此聲鷓鴣非啼于木上止啼于草茅中逋錢塘人浙

無此禽蓋傳聞之誤段成式則云其鳴云但南不北

東坡琴云平生不識宮與商但聞牛鳴窖中雉登木出

管子地員篇凡聽宮如牛鳴窖中聽角如雉登木

日月光天德云云陳後主國亡以隋從隋文東封登芒

山所獻詩也天下教兒童者以此題學書紙宣和末京師盛歌新水皆北狩之讖

東坡橄欖詩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王立之詩話云崖蜜櫻桃出金樓子坡意正謂蜜耳言餘甘者甘味有餘非果中餘甘也立之見餘甘爲果遂以崖蜜爲櫻桃杜詩云充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又云崖蜜松花白皆蜜蜂之蜜也然則崖蜜豈專是櫻桃且櫻桃非十分甜者又不與橄欖同時

杜李潮小篆歌苦縣光和尚骨力骨力二字南史張融

齊高見其書曰卿書殊有骨力

韓增封龍額侯師古注字或作維退之晚秋聯云策勲封龍額歸騎獵麟脚以麟脚對龍額則不爲維

退之云李翱觀濤江翱復性書云南觀濤江入于越退之謂此也

謝安捉蒲葵扇世安以爲蜀葵廣韻柎欄蒲葵也是櫻欄扇也豈如今之高麗摺登扇耶李翱爲楊於陵誌於陵知廣州撒蒲葵陶瓦覆屋是以櫻葢屋葢知蒲葵卽櫻欄是也

樂天云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以言聲妓之多蓋用古樂府云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是一人頭插十二行釵耳非聲妓之多十二重行也

太白云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下句用晉明帝舉頭見日不見長安上句用陸賈新語讒臣之蔽賢猶浮雲之蔽日

詩人多因元次山帶笭箆語作平聲用廣韻音令暹太平御覽載通俗文云竹器謂之笭箆上朗鼎切下幸鼎切皆不作平聲惟笭有靈音不知次山集笭音丁郎箆

音桑荒

收之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天外鳳凰誰得髓無人解合續弦膠十洲記云麟鳳洲上仙家煮鳳喙及麟角作膠名集弦膠或名連金泥能連弓弩弦折刀劍見御覽

東坡鶴歎云戛然長鳴乃下趨何至以身爲子娛世說有遺支道林雙鶴道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爲人作耳目之玩弄令翮成使飛去

飯抄雲子白注引荀子友風而子雨雨豈可抄也武帝

內傳西王母謂帝太上之藥有風實雲子

一箭正墮雙飛翼長孫晟射鵬一發雙貫

側目似愁胡魏彥深鷹賦立如植木望似愁胡

黃祖之子射命禰衡賦鸚鵡其後祖殺衡射救之不及

嚴武在成都不堪少陵之慢題杜二錦江亭云莫倚善

題鸚鵡賦以衡比甫有意殺甫且戒之也甫酬云阮籍

焉知禮法疎是無改悔意也若武冠不鉤于簾其母來

少緩甫死矣祖之子救衡遲故衡死武之母救甫速故

甫不死命矣夫

退之兄會嘗為起居舍人謫韶州司馬退之幼從其兄

到韶兄死退之後至曲江云憶昨兒童隨伯氏南來今

只一身存云云會史無傳不知坐何事貶攷之史坐元

載也載傳云與載厚善貶者某人某人會其一也

白云前月浮梁買茶去舊唐史風俗貴茶之名劍南之

蒙頂云云浮梁之商貨不在焉是唐之茶商多在浮梁

也

杜云拒妝作人情楚辭拒妝蜜餌郭璞新語拒妝膏環

也通俗文寒具謂之餽音易則拒妝寒具之環餅也坡

云上有桓元寒具油則寒具爲環餅無疑

宜都山記峽中猿鳴至清山谷傳其響泠泠不盡行者歌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杜詩聽猿實下三聲淚用此也

陶淵明九日閒居序秋菊盈園持醪靡由空服九華東坡云十月三日金英粲然遂召客飲萬家春且服九華詩人謂九華九日之華卽菊也按真譜太元王女有八瓊九華之丹又云援九華丹方于江上煉丹又云李八百居栖元山合九華丹成以此攷之非菊乃丹也

退之謝自然詩云云謝自然女道士也果州人居金泉山晝夜不寐忽有雲氣散漫彌久仙去見風俗通

子美以苔臥綠沈槍對雨拋金鎖甲詩人謂槍臥于苔中不用也故云綠沈續齊諧記王敬伯夜見一女命婢取酒提綠沈漆榼以此攷之則綠沉者漆名也猶今所習朱紅銀纏桿之類對金鎖甲精切掇英集載狀雲門山物栢梁體鄭槃云亭亭孤筍綠沈槍

介甫雙廟云兩公天下駿無地與騰驤西京雜記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駿

鷺鷥鷓鴣皆宿于喬木叢竹上晚則俱集喧噪至黑方定燕子未嘗集于木上杜云沙頭宿鷺聯拳靜又云宿鷺起圓沙又云風鴛藏近渚雨燕集新條皆取其意世以孔翠爲孔雀不知是孔雀翡翠也退之云買養馴孔翠遠苞樹蕉楸二物之驗也李善注文選亦然唐造茶與今不同今采茶者得芽卽蒸熱焙乾唐則旋摘旋炒劉夢得試茶歌自傍芳叢摘鷹嘴斯須炒成滿室香又云陽崖陰嶺各不同未若竹下莓苔地竹間茶最佳今亦如此

唐未有碾磨止用臼多是煎茶故張志和云婢樵青使竹裏煎茶柳子厚云日午猶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

東坡便欲去爲湯餅客多用元宗王后生日典半臂作湯餅爲證唐人生日多具湯餅夢德送張盥云爾生始懸弧我作座上賓引箸舉湯餅祝詞天麒麟寧馨今往往讀作仄聲夢得云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則平聲無疑

王荆公多用晉白雞事酬許奉議云後會敢期黃耆日

相看且度白雞年游齊安院云老值白雞能不死復隨
 春色破寒來張唐公云君騎白鳳今何處我適新年過
 白雞蓋公生于辛酉也騎白鳳事見孫光憲北夢瑣言
 沈詢除節旄曹唐作遊仙詩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
 土領東方不知今夜遊何處侍從皆騎白鳳鳳東坡云
 自怪騎白鳳

君子偕老疏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元
 微之三泉驛云新葉麴塵花落地樂天山石榴云千房
 萬葉一時新嫩紫殷紅鮮麴塵夢得云龍墀遙望麴塵

絲

介甫云日高青女尚橫陳又云水歸洲渚得橫陳用楞
 嚴于橫陳時味如嚼蠟事唐李義山小憐玉體橫陳夜
 已報司師入晉陽唐張薦靈怪集東蔡女鬼與裴紹祖
 詩云橫陳君不御惟知思不絕漢魏文章宋玉諷賦主
 人之女歌曰內怵惕兮徂玉牀橫自陳兮君之旁橫陳
 蓋出于此

左氏室如懸磬言室中之物垂盡以磬訓盡也其下云
 野無青草則磬恐是器物但非今之僧磬也若以古之

鐘磬言之則磬皆曲折片石無中虛之理說文磬虛器以是知為器物但不知于今為何器子厚云三畝得留懸磬室九原猶寄若堂封李義山云不憂懸磬乏乍喜覆孟安

元菟郡多作平聲義山云可惜前朝元菟郡積骸成莽陣雲深則作仄音燈檠平聲義山云六曲屏風江雨急九枝燈檠夜珠圓則又為仄音

唐人多不用師古注漢書音如魁梧音悟嫖姚皆去聲杜云夫子魁梧則梧為平聲李杜皆押嫖姚為平聲楊

巨源請問漢家誰第一麒麟閣上識鄒侯則音贊者又不用也

楊太真妃本壽王瑁妃也元宗納之為壽王別娶韋昭訓女李義山驪山詩云驪岫飛泉泛暖香九龍呵護玉蓮房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惟壽王

石炭自本朝河北山東陝西方出遂及京師陳堯佐漕河東時始除其稅元豐元年徐州始發東坡作詩記其事水經魏土記枝渠東南火山出石炭火之藝同樵炭則石炭六朝時已有

杜八桂云五嶺皆炎熱五嶺說多不同後漢吳祐劉表傳注西自衡山之南東至于海一山之限標名有五裴氏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嶺鄧德明南康記亦分五嶺與裴不同水經郴縣黃岑山騎田之嶠五嶺第二嶺也桂陽部山卽部龍之嶠五嶺第三嶺也營道縣萌渚之嶠五嶺第四嶺也越城嶠五嶺之西嶺秦置五嶺之戍是其一又云始安嶠卽越城嶠又云大庾嶺五嶺之最東當以水經爲正則八桂諸家皆不以爲嶺今自湖南入廣西未嘗有險阻

子美有小至詩說者謂冬至前一日爲小至盧照鄰元日述懷云人歌小歲酒花舞大唐春是以元日爲小歲以此觀之子美之小至卽冬至也盧詩見歲時雜詠十二時寅音怡禮部韻訓時也若真字韻寅則訓恭然唐人亦作寅字押冷朝陽云玉律催佳節青陽應北辰下云寒餘月建寅是也

唐人不分韻作詩止用一字如陳子昂晦日高文學置酒林亭賦者十人止押霞字如周彥晦日重宴亦十人同押池字

唐人以正月下旬送窮韓退之有文姚合有詩云萬戶千門看無人不送窮

唐人以正月晦為節德宗改用二月一日號中和節呂渭和德宗詩云皇心不向晦改節號中和

李山云取酒一封駝前漢大月氏一封橐駝注脊上有一封言其隆若封土俗號封牛

子美孟冬云破瓜霜落刃歲時雜詠乃云破甘霜落瓜恐雜詠為是孟冬無瓜矣

子美贈畢四云饑寒童僕賤顏狀老翁為漢魏文章王子美贈畢四云饑寒童僕賤顏狀老翁為漢魏文章王

文考王孫賦云顏狀似乎老翁是以猴戲畢

洪駒父詩話退之云誰謂貽厥無基址是歇後語晉五行志何曾曰國家無貽厥之謀以此知退之用字亦必有本也

子厚云且盡薑芽斂手徒又云薑芽盡是捧心人以手如薑芽斂手又手也又言捧心則知為手無疑相書手如薑芽者貴

退之云畫蛇著足無用處為蛇畫足見戰國策與史記楚世家及陳軫傳莊子以為脊脊而行方朔射守宮曰

謂之爲蛇又有足以言蛇無足也按本草蝮蛇陶隱居注云蛇皆有足燒地令熱以酒沃之置中足出酉陽雜俎云蛇以桑柴燒之則見足出余在曲江老兵捕一蛇燒之四足垂出如雞足狀以此知古人有未盡窮之事孟子言緣木求魚以其不可得也本草鰻鱧魚陶注云能緣樹食藤花唐注亦云有四腳能緣樹雜俎鯢魚能上樹莊子衆雌無雄又奚卵焉今雞鴨有無雄而卵者但不能抱成子耳

芰卽菱也花白生水下杜牧之晚晴賦云復引舟于深

灣忽八九之紅芰姹然如婦斂然如女是以芰爲蓮花也

牽牛河鼓詩人多用爲七夕事見爾雅河鼓謂之牽牛注今荆楚呼牽牛爲擔鼓擔者何也何音荷以平聲讀之從水者非

太白古風云君子變猿鶴小人爲沙蟲退之云穆昔南征軍不歸蟲沙猿鶴伏以飛枹朴子云穆王軍敗于南君子化爲猿鶴小人化爲沙蟲二公用此

退之盛山十二詩序云不知出于巴東以屬胸臆唐韻

胸音蠢臄音閏巴東郡之縣名地下濕多胸臄蟲因以爲名盛山今之開州唐地里志云古巴東郡之胸臄縣也顏師古于漢地里志胸音劬當以唐韻音爲是

東坡云青浮卵盃槐牙餅紅點冰盤藿葉魚槐牙冷淘見杜詩藿葉膾見禮記注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注聶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然後爲膾

言至德二年改蜀郡爲南京杜云南京犀浦道爲蜀郡也又云南京久客耕南畝注云明皇幸蜀以成都爲南京非也

唐人重端石硯見劉夢得謝唐秀才惠端州紫石硯云端州石硯人間重李賀青花紫石硯歌云端州匠者巧如神踏天磨劍削紫雲柳公權論硯云端溪石爲硯至妙益墨青紫色者可直千金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紫山頂石尤潤如猪肝色者佳貯水處有赤白黃點世謂鸚鵡眼脉理黃者謂之金線相硯之法盡于此李賀謂青花紫石者蓋硯之上品也東坡論許敬宗硯云是端石敬宗高宗時人則唐重此硯其來久矣魏道輔東軒筆錄記端硯三坑不甚詳

東坡云此生有味在三餘用黃邁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時之餘皆爲閑暇無事時也人有疑陰雨者蓋陰雨則無出人無賓客俗事少故可以讀書余嘗驗之乃知古人不虛語也

京師以探刺者爲覷步唐有此語強梁御史人覷步安得夜開沽酒戶

唐國忌禁用刑作樂狼籍囚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國忌依前不得花前醉皆元微之詩禁作樂今猶唐也禁刑之令弛矣

杜子美會須上番看成竹元微之飛舞先春雪因依上番梅俱用上番字則上番不專爲竹也退之笋詩云庸知上幾番又作平聲押

桂林以地有八桂退之云蒼蒼森八桂山海經云八樹成林唐韻亦云故淵明詩亭亭凌風桂八幹共成林

外臺見唐高元裕傳故事三司監院官帶御史者號外臺得察風俗舉不法監院屬三司如楊子院是也皆貨財轉易之地故今監司亦號外臺皆以察風俗舉不法劉夢得和南海馬大夫云漢家旌旂付雄才百越南溟

狷外臺以馬總帶御史大夫也

唐本草注雁與燕相反燕來則雁往燕往則雁來故東坡云秋鴻社燕巧相違

退之詩不辨蕢棗施用楚詞蕢棗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歎立之不用于世不爲人所知

魯直醢醢云風流付枕幃又云夢寐宜人入枕囊說者謂幃幕爲枕屏之類非也楚詞蕢糞壤以充幃注幃謂之旃旃香囊也又云楫欲充其佩幃注謂盛香之囊則知幃乃枕囊也張平子思元賦云縞幽蘭李善注說文

曰繫幃曰縞爾雅云婦人之幃謂之縞今之香囊在男曰幃在女曰縞縞者繫囊之繩是也

東坡云刺舌君今宜自戒炙眉我亦更何辭炙眉見晉郭舒傳王澄以舒爲狂使人指鼻炙眉頭刺舌見隋賀若弼傳父敦臨刑呼弼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引錐刺弼舌出血戒以口過東坡平生以語言得禍故畏之如此

退之序云攜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有好奇者讀如吾日三省之省且以三省丁寧爲句又

謂唐無三省之名是求之攷也六典既修以來侍中中書令尚書令謂之三省長官唐言三省處甚多且如陸展傳三省得宰相有光署錢是也張籍寄白舍人云三省比年名望重李頎緩歌云三省官寮揖者希見文粹若不言三省不知入直何所攜波入直何用日三省爲既云日三省不知丁寧者爲何人皆妄鑿也

劉夢得生師講堂云一方明月可中庭張籍秋山詩云秋山無雲可風雨可字義不同然皆新而不怪世傳不逢韓玉汝有應聲對者曰可怕李金吾以金吾

對玉汝則玉汝爲名字不始于韓也見李景讓傳

退之云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款無事飲犀首也袁粲尹丹陽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咏自得主人出語笑款

杜牧之斑竹簟云分明知是湘妃淚何忍將身臥淚痕述異記舜葬蒼梧娥皇女英淚下沾竹竹文悉爲斑東坡云宜蠶使汝繭如瓮述異記云園客種五色香草有五色蛾集其上蠶時有一女來養蠶得繭百二十枚大如瓮女與客俱化去

東坡云彭仇不難逐宣室志曾契虛游稚川山頂見宮殿有具簪冕者曰稚川真君也真君曰爾絕三彭之仇乎契虛不能對真君曰不可留也

東坡云玉骨何勞獺髓醫拾遺記孫和月下舞水晶如意傷鄧夫人頰醫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痕東坡云世有婦如康子安問生兒比仲謀阜甫謚高士傳黔婁先生卒曾西來弔見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西曰斜其被則斂矣其妻曰先生生而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之意也西曰以何爲謚妻曰謚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之意也西曰以何爲謚妻曰謚

曰康西曰先生存時食不充飽衣不盡形何以謚爲康妻曰昔先生君欲用爲國相辭不爲是有餘貞君賜粟辭不受是有餘富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謚爲康不亦宜乎魏書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豚犬耳

東坡云揚州銅器越州羅爭唱洪農得寶歌見韋堅傳云

退之與孟郊聯句前輩皆謂退之粉飾恐皆出退之不特粉飾也以答孟郊詩觀之如弱拒喜張臂猛拏閑縮

爪見倒誰肯扶從噴我須咬則聯句皆出于退之無疑也

元厚之與介甫詩云陳前輿服嘉桓傳拜後金珠有魯公是時三經義成有賜予元澤亦加職厚之此詩爲切當桓榮以所賜輿服陳之前曰此稽古之力也公羊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

柳子厚云沈吟亦何事隗囂傳邯得書沈吟十餘日符丕傳啖奇謂諸將曰東討姚萇不可沉吟猶家龐統傳若沈吟不去當致六困

退之詩雞三號更五點晉律歷志有雞始三號

東坡云留連一物吾過矣北史盧思道謂王昉曰昨被召已來頗得無以魚鳥致怪晞答曰云云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

東坡云百尺飛泉瀉漏天任升梁益記漏天在雅之西北山高谷深陰暘常雨

東坡云憤憤到天公晉天文志康帝三年歲星犯天關庾翼與其兄承書曰歲星犯天關占云梁益當分比來江東無他故而石季龍頻年再開關不通信使此復是

天公憤憤無皂白之政

東坡云天形倚一笠晉天文志天似蓋笠

左氏三后之姓于今爲庶杜云將軍魏武之子孫于今爲庶爲清門用此也句法有相似者元云房杜王魏之子孫杜云殿脚插入赤沙湖元云日脚插入秋波紅

外來之物曰義如義兒是也元云醉摘櫻桃投小玉義梳叢髻舞曹婆

風之逆舟人謂之打頭風東坡云臥聽三老白事半夜南風打頭元云江喧過雲雨船泊打頭風過雲雨亦俗

諺

洞庭湖元云駕浪沈西日吞空接曙河北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則元爲費力

蜀人云灩澦如馬瞿塘莫下灩澦如象瞿塘莫上杜云如馬戒舟航白樂天云五月斷行舟灩澦正如馬

親家翁開素鵲填河皆俗語白樂天用俗語爲多贈皇甫郎中親家翁詩晚接嘉姻不失親又云月終齋滿誰開素須記奇章置一筵又云秃似鵲填河

少游云夢魂思汝鳥工往世故著人羊負來膾炙人口

鳥工往舜浚井事羊負來乃蒼耳子見千金要方果菜門

蒲柳望秋先零二物弱最早凋或以蒲柳爲檉柳甚可怪也馬融賦樹以蒲柳注蒲也柳也何嘗以爲一物況以對松柏經霜愈茂說文亦云楊蒲柳也

東坡云賀雨書成卽諫書樂天有賀雨詩末章云一言獻天聰君以明爲聖臣以直爲忠敢賀有其始亦賀有其終此卽諫疏也

陵寢爲柏城見唐韋彤傳寢宮所占在柏城中距陵不遠白公陵園詩松門到曉月徘徊柏城盡日風蕭瑟淡菜貝中海錯之美韓退之孔戣墓志曰淡菜蚶蛤之屬李長吉詩云淡菜生寒日以天色極寒方出元微之論海錯亦云淡菜海蚶之屬

子美沙苑行爲馬詩也末章云泉出巨魚長比人丹砂作尾黃金鱗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亦有神同州志云沙苑有泉泉多大魚杜意魚與馬皆可成龍

介甫云投老歸來一幅巾黃塵投老別悠悠投老歸來天柱峯投老見後漢仇覽傳云苦身投老王羲之傳懷

祖正當作尙書投老可得僕射

歐陽永叔贈介甫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
年介甫答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議者
謂介甫怒永叔以退之相比介甫不知二百年事乃南
史謝朓吏部也沈約見其詩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以介
甫爲誤以余攷之歐公必不以謝比介甫介甫不應誤
以謝爲韓也係樵與高錫望書曰唐朝以文索士二百
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歐公用比耳介甫未嘗

謂退之也

東坡云腹搖鼻息庭花落償盡當年未足心孫樵云腹
搖鼻息夢到鄉國槐花撲庭鳴蛭噪晴

退之送馬總南海云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馬人見
佛書毗舍離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爲
蠶乃得衣王生中土馬人感戀號馬鳴菩薩見傳燈十
一祖龍戶卽蜚戶也

杜云竹根稚子無人見稚子卽笋或以爲竹鬮非也牧
之云幽笋稚相攜小蓮娃欲語以蓮比娃以笋比稚子
與子美同意

陳子高云我亦快飲月氏頭史記匈奴破月氏以其頭
爲飲器春秋後語智伯圍趙襄子智伯大敗漆其頭爲
飲器漢張騫傳晉灼注爲虎子周官玉府掌囊器鄭司
農注虎子也魏蘇則爲侍中親省起居執虎子吉茂嘲
之曰仕宦不已執虎子

介甫云虎士開闔闔鷄人唱早朝虎士衛士也魏許褚
傳太祖引入宿衛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又周禮虎賁
氏虎士八百人

淮人歲暮家人宴集曰潑散韋蘇州云田婦有嘉猷潑

散新歲餘

詩人論魯直徐璣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
香不以婦人比花乃用美丈夫事不知魯直此格亦有
來歷李義山早梅云謝郎衣袖多翻雪荀令薰爐更換
香亦以美丈夫比花魯直爲工

酒斟滿捧觴必蘸指甲牧之云爲君蘸甲十分飲夢得
云蘸甲須歡便到來

古酒瓶號三雅伯雅仲雅季雅夢得云酒每傾三雅

蔡興宗作杜詩考異嬋娟碧鮮靜肅城寒籜聚鮮字從

別本蓋字畫稍缺而釋音者云嬋娟碧鮮皆竹也尤謬
非釋者謬與宗謬也按碧鮮出文選吳都賦玉潤碧鮮
正謂竹也乃以爲碧鮮兒童之見也捨舊集而從別本
何唯五代扈蒙作碧鮮賦得名嬋娟美貌以言碧鮮之
美豈以碧鮮爲鮮哉文選成公子安嘯賦云蔭脩竹之
嬋娟注云嬋娟美貌

杜云拄到玉女洗頭盆真誥玉女居華山祠前五石曰
號玉女洗頭盆

太白云漢帝重阿嬌貯之黃金屋見漢武故事武帝四
歲長主抱著膝上問曰阿嬌好否對曰好若得阿嬌爲
婦當作黃金屋貯之乃定昏

東坡云一似獼猴騎土牛魏晉世語尚書鍾繇謂周泰
君釋褐登宰府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也泰曰君名公之
子少有文彩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一何遲也

杜夔州詩云身許雙峯寺門求七祖禪注云釋氏有六
祖今云七莫知其故六祖傳法清源思不傳衣謂之七
祖雙峯惠義寺也杜有惠義寺送辛員外詩云雙峯寂
寂對春臺

子美鹽井詩自公斗三百轉致斛六千便見當時川中
鹽價與商賈所販之息使後世有攷焉真詩史也

唐子西作溫泉記其下未必有硫黃以爲水受性本然
李賀云華清宮中礬石湯以此觀之泉之溫其下必有
硫黃礬石之類無疑

杜云自平中官呂太乙收之南海千餘日唐宦者呂太
乙反嶺南以韋倫爲韶州刺史見倫傳印本多以官爲
宮或者又妄以爲宮中

杜山水障云咫尺應須論萬里南史蕭賁扇上圖山水
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

退之百葉緋桃云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
周禮天官注奚三百人若今之侍史官婢後漢尚書郎
給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婉麗執香爐護衣服

爲文用偏旁字顏延年白馬賦秀騏齊于潘安仁射雉
賦張衡舞賦並用彳亍二字彳丑亦切亍丑錄切韓詩
刻畫架崖厂今人不敢用

醉翁亭記終始用也字結句議者或紛紛不知古有此
例易雜卦一篇終始用也字莊子大宗師自不自適其

適至皆物之情皆用也字以是知前輩文格不可妄議也

四海之內物有未盡識者不可著之書鵬白羽黑文胸頸皆青冠面足皆赤不純白也雪賦乃曰白鵬失素是未盡識鵬也

後赤壁賦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多不知爲何等魚攷之乃鰕也廣韻注鰕巨口細鱗山海經云鰕巨口細鱗有斑彩以是知東坡一言一句皆無所苟也

東坡作鍾子翼哀詞用四字七字爲句崆峒摩天章貢嗽石致兩確荀子成相篇格也句皆叶韻如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俛俛王文考靈光殿賦彤彤靈宮巖巖穹崇紛龐鴻兮其下皆叶韻但加兮字

東坡笑笑先生贊竹亦得風天然而笑世皆以天爲天然非也說文笑字竹得風其體天屈如人之笑

吳丞相爲歐陽永叔行狀云仁宗遇公厚論及當世才目公曰如歐陽某者豈易得哉韓魏公作墓誌載仁廟語如歐陽某何處得來不加文飾有以見仁廟質厚之

言如此得直述之體也

退之毛穎傳吾子孫神明之後四字子產獻陳捷于晉語也退之爲文用古人語如己出所以爲奇

武后見駱賓王爲徐敬業作檄讀至一抔之士未乾六尺之孤何在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李襲吉爲李克用與梁書朱金忠讀至毒手老拳交爭于暮夜金戈鐵馬蹂踐于明時嘆曰李公僻處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文章號令豈可不擇人李德裕勿以子孫之謀而存輔車之勢三鎮凜凜不敢結連封敖傷居爾體痛在朕

躬將士爲之感服文章之功省力于長槍大劍如此

韓退之文章上繼班馬蓋不待言然當時亦有異論平淮西碑遂至磨仆此憲宗迫于諸將之意耳至皇甫湜謂退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然施于灌溉或爽于用湜學退之不知退之未嘗爲無用之文也況不親炙之者乎羅池廟碑卓絕今古舊史乃曰南人好巫退之遂實其傳此文之紕繆者然後世何嘗以此等之言爲信青蠅之矢變亂白黑何益哉

劉夢得氣高不服人祭退之文極言稱贊鸞鳳一鳴蜩

蟾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牧之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天外鳳凰誰得髓無人解合續絃膠皆實錄也班孟堅裁史記冗語極簡健亦有所改字不若遷者陸賈謂五子曰與汝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說者謂賈所死之子家得此物攷上文云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云云何待死而後與以遷史攷之乃徙字謂十日後遷徙別之一子或過他客去則

所攜之物與之耳若作死字恐無意味

世之大儒有其論不可曉者歐公以繫辭非孔子之言詆之甚力蘇子由解詩不用詩序今用其說尚解不行乃去而不用以自己意解之且如七月陳王業也云云故其詩陳農桑之事與序合若子由不用序陳王業一句不知一篇爲何而作此易曉者其他詩有未易曉者若不用序則更茫然

王介甫云有周公之功則可用天子之禮樂是以爲周公無恙時所用也以傳攷之周公死之後成王方賜之

獨用于周公之廟祭祀耳使周公無恙必不敢當此周公以四國流言甚畏懼詩書所載詳矣卒不失其聖如狼跋之美其後四國之君相繼誅滅使生而偃然乘天子旌旗用天子禮樂豈不慮流言復起乎成王雖曰報周公之功厚不知天子之禮樂豈可假人使周公有靈必不享也適所以啟魯之後僭竊之禍八佾之舞雍之徹泰山之旅皆自此起矣是則成王之過也

浪之馬蹄研銘云天馬有靈迹在干石漢武紀獲汗血馬注踏石汗血一日千里踏石有迹以言蹄之堅有力

淮南王諫武帝誅閩越云拖舟而入水行數百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蝥蛇猛獸又云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退之送區冊云陽山天下之窮處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水有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沒者往往有之退之似祖述其語

牧之阿房賦複道橫空未雲何龍議者謂龍星也非真龍也不可比複道北史賀師夏以龍見請零時高阿那肱錄尚書事謂爲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作何顏

色師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郊壇非真龍也阿那肱忿然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祭事不行方牧之下筆時偶不記此耶雖然凡物之生乎下者皆有星主乎上爾雅注吁嗟請雨雨龍所司也龍星雖非真龍然所主龍也故請雨則以其夏見之時又爾雅蟠蠊謂之雩蠊虹也以此橫空之複道又何害

爾雅非周公書也郭璞序云興于中古隆于漢氏未嘗指爲周公蓋是漢儒所作亦非中古也其言多釋詩以是知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喧兮之類

皆衛詩猗嗟名兮刺魯詩是皆列國之風非周公與中古時明矣

世多用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詞孔子世家云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詞未嘗及子游豈見云子夏之徒遂增子游耶又贊詞非措詞也

子雲長楊羽獵賦模倣相如也雄傳云雄常好詞賦蜀有相如作賦甚閎麗温雅雄心壯之每作賦擬之爲式其著書乃謂相如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何也班固謂與詩之諷諫何異爲雄戲

言是已雄辯賦不作可也既作之又不知為何耶
 崧高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蓋言申伯仲山甫皆宣王
 輔佐之賢注乃以甫為甫侯甫侯乃穆王時人漢刑法
 志周道既衰穆王既荒命甫侯度時作刑去宣王時遠
 矣觀烝民一詩專美山甫之功之德則嵩高所美為山
 甫不疑

余嘗疑蘇子由解詩不用序以為非子夏所作子夏所
 作見文選攷後漢儒林傳衛宏作毛詩序得風雅之旨
 至今傳于世又隋經籍志初毛公作詩序衛宏益之乃

知子由亦有所本王介甫答韓求仁書則云序詩者不
 知何人然非達先王之法言者不能為也故其言約而
 明肆而深要當精熟講之不當疑其失荆公亦不知
 為衛宏作也退之謂子夏不序詩漢學之者藉之子夏
 是也
 退之祭文虎入其廐以我駮去唐韻駮子曰駮亦見何
 承天纂文

本草驚注陳藏器本草云尸子云野鴨為鳥家鴨為鷺
 不能飛翔如庶人守耕稼而已余是以知周禮庶人執

驚之義如此

凡爲文合于古則不免世俗譏評君子不恤也歐公作
尹師魯墓誌王介甫作錢公輔母墓誌皆不免紛紛况
他人乎二公作書力辯可以爲庸妄之戒

猗覺寮雜記卷上

聖